

不長不

市 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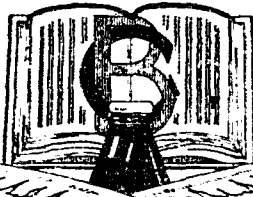
本場 雜劇

第一二九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福木廬



4123

MA
I 234
265

市 虎

市 虎

(獨幕劇)

登場人物：

張老大

張大嫂

王黑牛兒

丁友兒

李亮

王掌櫃

巡警

縣長

佈景：市集的邊緣。一個雜貨攤兒。王掌櫃坐在攤旁。縣長和巡警進場。

縣長：怎麼大街上竟這樣的亂七八糟哇？又亂又髒，一點秩序沒有。



3 2173 9256 6

哼！

巡警：唉，向來就是這樣。管也管不了。

縣長：作奸犯法得事情常有得吧？

巡警：有得。

縣長：是普通得打架吵嘴麼？

巡警：那太普通啦。

縣長：打官司得事情怕也免不了吧？

巡警：是得，而且很多。

縣長：有沒有搶劫兇殺一類得事唻？

巡警：有過一次，也許還有第二次。

縣長：還有比這更壞得舉動麼？

巡警：以上這些事情不也就夠醜陋嗎，您想？

縣長：這個縣得情形真太不像話啦。我要統通把它改過來。我從前在河南當縣長得時候就是拿着硬幹得精神，一不怕劣紳土豪，二不

怕地痞流氓，凡應幹得事是非幹不可，結果成績居然還不壞。現在到了這一縣我還是那一種精神。叫我敷衍了事，我是不會得。那個老頭兒是賣什麼得？

巡警：什麼都賣；雜貨攤兒。

縣長：看看有沒有什麼犯禁得貨品藏在下面——比如白面兒一類得東西。

巡警：（很小心的用鼻子嗅，亂翻一堆貨物。）倒也翻不出來白面兒什麼得。

縣長：（對王掌櫃）老頭兒，這道街上得情形你熟悉麼？

王掌櫃：（遞出一盒烟捲）老爺，二十個子兒一盒，國貨烟捲兒。

巡警：（大聲兒喊）縣長問你熟悉這道街上得情形不？他是新縣官！

王掌櫃：（立起恭敬）老爺！我熟悉這道街麼？我熟悉，我在這街上住了七十多年啦。

縣長：（大聲）這裏主要得事業是什麼？

王掌櫃：事業麼？除了你管我得，我管你得事業，這裏得人沒有別得事業可幹。

縣長：我得意思是街上人都做什麼商業？

王掌櫃：沒有商業。因為簡直沒有生意，除了談天。

縣長：這裏我看是問不出什麼消息來。

（丁友兒上場，口銜着烟斗，看見縣官，急忙退後，從口內取出烟斗。）

縣長：那個傢伙縮頭縮腦得，一定幹過什麼不正當得事情。可惜咱們沒抓住他，加以盤問。（縣官和巡警向左下場。）

王掌櫃：混賬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在攤上亂翻。（開始把貨擺列好來。）賣弄他得殷勤，向新縣官兒討好。

（張老夫婦進場。）

張老大：這兒真是一個苦地方，一年儘忙，忙，忙，却弄不到幾個錢。還不如跑到上海去混一混，也許會在那裏發個小財兒。

張大嫂：這山看那山高，你去試試看。餓不死你！上海！（她把手內的籃擱在一個琵琶箱上面，從她的大衣底下取出許多小紙包，一個一個放在籃裏。）

張老大：可是在上海路子寬得很哪。

張大嫂：寬是寬得很，可是沒有你張老大走得路。

張老大：黑的白兒得你在這兒倒我得霉。幹嗎呀，這末別扭？

王掌櫃：（轉身見他們。）張老大，你們兩口子也趕集要買點東西嗎？今天得集倒還可以得。

張老大：（提高聲音，）王掌櫃，近來怎麼啦？樣樣兒東西得價錢都飛漲飛漲得。我賣出得時候，貨價總是低落；我買進得時候，總是漲價。我就常走這一路運。每逢有什麼惡運到來，總是落到我身上。

張大嫂：不要講惡運啦，聽，王黑牛兒正朝着這兒來，他正唱着。

（王黑牛兒的唱聲聽得了。王黑牛兒進場，手裏拿著一把馬草

叉。

王掌櫃：唱得好哇。可惜我得耳朵不能聽見。

（他又轉身，背向他們，繼續排列好他的貨物。）

張大嫂：王黑牛兒，你們家裏得啫？

王黑牛兒：她因為洗衣服得事將身子絆住啦；她洗得衣服正晒在大門口兒，不敢離開，因為那些過路人，你知道，來來往往得。我自己也不是來趕集，是要上趙家屯去，那邊我買了些馬草。咱們今天可以一路走。（他放下馬草叉，點火吸煙。）

張老大：你今天還是不要走遠路罷。天氣不好，就要下雨。我們也要趕緊回家去啦。

（有呼叱趕馬的聲音。）

王黑牛兒：你看。丁友兒得小馬被一羣閒人趕到他院子後邊兒空地裏去了。丁友兒不要膽小，我來幫你一手。

（王下，將草叉遺在地上，沒有拿去。）

張大嫂：是咱們該回家去得時候啦。我已經把買得東西攔在籃裏。咳，

你看王黑牛兒把他得馬草又忘在這裏啦！（喊他）王黑牛兒，王黑牛兒：——他已經走遠啦——（向張老大）趕快追他去，他這又是
有用得。

張老大：我就去。放在這裏是不妥當得。（他拾取那個叉，不意撞翻了

籃子。）看，看籃子翻了！倘然集上有籃子打翻咯，總是我們得

籃子！（他從右邊下。）

張大嫂：趕緊走你得罷！這是你自己得不好，怪誰？嚇，好麼？看，

我得碗我得一包糖得紙也破啦，——

王掌櫃：（本向攤子，此時轉身。）天爺爺，你得籃子怎麼啦？

張大嫂：是他自己撞在地下得，他這壞脾氣。（拾取地下各物。）我得糖
弄髒啦洒喇一地，收也收不起來。我還是再到鋪子裏去買些來得
好。

（李亮進場。）

李亮：張大嫂子，大哥那裏去啦？我有一句話要趁他沒有回家得時候對他說。我怕他已經從這條路回家去啦，因為他是個好靜得人。

張大嫂：我情願他早已先回去！倘然一直回家，倒好啦。他往那條路上去啦，（以肘指示，）拿着一把馬草叉去追王黑牛兒去啦。（她從左下。）

李亮：拿著一把馬草叉去追王黑牛兒！好傢伙！這還了得。（高呼。）

王掌櫃：你聽得這件新聞麼！

王掌櫃：我沒有聽見什麼新聞哪。

李亮：我猜起來，一定是張老大和王黑牛兒說玩笑話，說着說着惱啦，吵起嘴來，大概是王黑牛兒先走開，張老大拿著馬草叉追上去！

王掌櫃：他追上去嘍麼？哦，這是一會兒得事情，剛才他們兩個還站在這裏。張老大本要回家去，黑牛兒要到趙家去。我那時正在收拾我這貨攤兒。這是公安局裏得那個傢伙翻亂得。等到我擺好咯

再看得時候兒，王黑牛兒已經不見啦，張老大也不見啦，張老大媳婦得籃兒也打翻啦，籃裏得東西統通滾在地下，——茶葉，糖，又是碗什麼得。咳，你看我得聾耳朵苦不苦，竟沒聽見他們這場打架是怎麼起頭兒得。

(丁友兒上。)

李亮：你聽，丁友兒，你聽這個新聞！王黑牛兒和張老大剛才鬧翻了，王黑牛兒把張老大得籃兒打在地下，張老大用馬草叉打黑牛兒，黑牛兒逃跑啦，張老大就追上去啦。你看路上還有糖啫。

丁友兒：嘖，嘖，嘖，嘖，老天爺！真是奇事，張老大那樣一個沉靜得人！

李亮：其實仔細一想，我倒又不覺得奇怪啦。那種神氣陰沉得人，我總不當他是好人。大約王黑牛兒是不防備他，所以竟吃略他的虧。

丁友兒：我猜起來，縣官和巡警八成兒正是爲這件事來得。剛才我看見他們，我還正在奇怪啫。

李亮：巡警釘在他們後面麼？那麼張老大一定是打傷王黑牛兒啦。倘然沒打傷，巡警不會就來干涉得。

丁友兒：爲什麼他不會打傷他呀。像馬草又這樣得傢伙，也不知打死過多少人啦。

李亮：你們在這裏等一下，我跑到北面拐角兒那個酒店裏去說給大家聽一聽。順便再到他們鄰居去告訴一下子。（他出去了。）

丁友兒：我去告訴他們那些鄰居吧。

（他也要走了，王掌櫃一把拉住他。）

王掌櫃：丁友兒，你等一小會兒，告訴我，你曾在那裏看見王黑牛兒得媳婦兒嗎？

丁友兒：我看見她在家呀。我走過她家得時候兒正見她在門口兒晒衣服呀。

王掌櫃：你說她做什麼？

丁友兒：（掙脫走開）她把一條被單鋪在草地上。（他走了。）

王掌櫃：把一條被單鋪在死人身上！天爺爺，王黑牛兒死啦，他得媳婦

正在晒被單，給黑牛兒預備後事唻。爲什麼他們不先告訴我，不是鬻子頂吃虧？也許死掉半個世界得人我還不得知道唻。（他坐下，身體抖動。）咳！黑牛兒，你那樣一個安分守己得人，那樣強壯，却青天白日得就躺在地下被人打死啦。

（李亮進場。）

李亮：王掌櫃，這是怎麼啦？你遇見什麼啦？

王掌櫃：咳，可憐得王黑牛兒。

李亮：可是張老大追上他嘍嗎，我問你？

王掌櫃：咳，別提啦。

李亮：他被打死啦，是麼？

王掌櫃：屍首騎在趙家屯。

李亮：是真的嗎？這是那裏話！

王掌櫃：他家裏多末窮，怎麼買得起棺材呀？

李亮：是誰告訴你得？

王掌櫃：他得媳婦正在作被單預備捲屍唻。（起立并且揉了一下眼睛。）
我猜起來他們也要守一夜屍，和別人一樣罷？

（丁友兒進場。）

丁友兒：現在這集上四面八方都在講這樁事情唻！

王掌櫃：想不到那樣得好人竟會有這個下場。

丁友兒：怎麼着，他死了麼？

李亮：可不是嗎？他得媳婦正在預備守夜唻。

丁友兒：哦！那麼，張老大和他有大仇麼？

李亮：那還用問，自然一定有點緣故嘍。要是沒有，他爲什麼會要他得命唻？（高聲對王掌櫃）王掌櫃，到底他們爲什麼打起來得？

王掌櫃：我們沒有一個知道。我先前看見他們，王黑牛兒是站在那邊，

張老大是站在這兒，很安閒的，聽那「黑媳婦紅頭髮」。

李亮：丁友兒，你聽見唻麼？你聽見唻麼，張老大今天早上在這裏靜聽

黑媳婦紅頭髮？黑媳婦紅頭髮，這是黑牛兒老婆得外號。靜和她說話，遂惹出這回打架得事。

丁友兒：難怪闖出這樣兒人命關天得事，原來裏邊還有姦情案子啊。

李亮：我先前竟不曉得張老大和王黑牛兒得老婆有那末一手兒。

丁友兒：你怎末會曉得？他們一定不會在街上露出破綻的呀。我和他們做緊隔壁得還不曉得，而且張老大得媳婦也不曉得，王黑牛兒自己也不曉得，自然你那裏能夠曉得啵。

李亮：這一次事情過了之後，讓張老大養活王黑牛兒得媳婦吧。

丁友兒：張老大怎麼能夠收她去啵？他有他自己得老婆呀。難道他還敢公然娶嚙王黑牛兒得媳婦嗎？

李亮：誰又敢說啵？他們倆偷偷兒得往上海一跑，在那裏過起日子來，你又怎麼樣他？

丁友兒：你這一提，我想起起來啦。他們還許正打算逃往上海啵。我來得時候，看見新縣官和一個巡警同進郵政局裏去啦。他們走得很

急的——不用說，他們是去打電報，大概在王后鎮的碼頭，他是要被扣留啦！

李亮：王黑牛兒得媳婦是和他同走得。那裏會是在家裏作被單，預備守夜？可憐，滿身是血，躺在田地裏還沒有斷氣，自己的老婆已經不要啦！咳，真是人心大變。

（張大嫂進場。）

張大嫂：滿街上得人都在這兒講什麼事？你們都在這兒說些什麼？是不是講我們當家得？你們是不是說謊，說他殺死略王黑牛兒？我悔來悔去，只悔他不該到這裏來過！

丁友兒：張大嫂子，心定些罷。不用說，全街上得人沒有一個不替你傷心。

張大嫂：替我傷心，是麼？爲什麼個個人都要替我傷心？你們給你們自己傷心吧。爲什麼你們在這兒造謠生事傷害我們當家得名譽？你們把他害苦啦！

丁友兒：大嫂子你得氣平一平罷。巡警不見得會逮住嘸他。我想，你們當家得早逃跑不見嘞。

李亮：巡警要是能逮住他，槍斃嘸他也是應該得。這叫做自作自受。誰叫他做出這種犯法得事嘍？

張大嫂：胡說八道，廢話。我想今天這街上得人全瘋嘞。專門在這兒說瞎話，造謠言，害人。說我們當家得用糞叉把王黑牛兒打死啦。這都是從那裏說起呀？當家得，你到底在那裏呀？來我問你。你究竟在那裏呀？（出去了。）誰看見我們當家得啦？（大眾都轉身對她看。）

丁友兒：這樣得事真叫她難相信。

（張老大自右上手執馬草叉。）

張老大：我沒有說嗎，要是有什麼倒霉得事兒發生嘞，不用說，那是一定在我身上！

（大眾都轉身對他看。）

張老大：拿着馬草叉走來走去，找不着一個人拿牠去，又沒有地方放下

牠。我只想丟下牠才好。咳，李亮，你拿去吧！（遞出那叉。）

你就在街上多耽一會兒也不妨。不比我，我得趕緊走啦。你可以不可以收下這把叉，等到那個時候，就是等到王黑牛兒——

李亮：（怫然）我才不拿唻。謝謝你！

張老大：（轉身向雜貨攤）就是這裏罷，王掌櫃，這叉我本是在這裏檢來得。讓我把它放在你這個攤子底下罷。放在這裏倒很妥當，而且別人也不注意，等到那個時候，就是王黑牛兒——

王掌櫃：拿你又走罷！你敢是要陷害我呀。把叉放在那裏，想等公安局來起出來罷？（力推張老大向後）。

張老大：王掌櫃，你這個樣子太不講交情啦。我照管這把叉也算盡心啦，帶牠跑來跑去總找不着主兒，而且也不敢隨意放在什麼地方。現在請你給照管一會兒，這有什麼不可唻？我後悔當初不該檢起來牠。

丁友兒：真得，你碰著牠是真可憐喎。

張老大：丁友兒，老朋友兒，我託一託你吧。

丁友兒：（不高興）別得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做。這一件事！我告訴你，今天這事，沒有一個人肯幫你忙，或是來壯壯你得膽子。

張老大：嚇，今天是怎麼啦？好吧，既然沒有一個人肯拿這把叉，那末就送到公安局裏去吧。

丁友兒：不用說，公安局一定是很歡迎這把叉！（笑。）而且王黑牛兒得老婆也是要被帶到公安局裏去得。

王掌櫃：（身體戰動。）我正疑惑王黑牛兒死後這一筆化費將來那一個人認賬？壽衣，棺材什麼得。

張老大：壽衣，棺材！

李亮：爲什麼他不用壽衣棺材？跟別人一樣？敢是你還不願意嗎？

張老大：怎麼？王黑牛兒死啦？誰告訴你來？

李亮：街上得人統通知道啦。那還瞞得住人嗎？

張老大：說他是怎麼死得唻？

李亮：你自己不知道麼？不是有人跟著他！突然一馬草叉從背後把他叉死麼？

張老大：突然一馬草叉叉死！

李亮：他得屍身是在趙家屯找着得。

張老大：趙家屯？

丁友兒：光景你也還不知道公安局裏正偵緝那個凶手呢？

張老大：那個凶手？

丁友兒：也許你不曉得那個凶手是因為王黑牛兒得老婆得緣故，才殺死

王黑牛兒。

張老大：因為他得老婆！（坐下愕然。）

丁友兒：現在你還有什麼可說唻，張老大？

張老大：我帶這把叉到這裏，竟想不到聽到這種新聞！

李亮：喂，新縣官跟那個巡警也來了！我們還是以躲開為妙。

丁友兒：這話不錯。總是被牽連在裏頭得好。

（大衆都疾忙走開，只剩一個王掌櫃仍舊立在他的攤子旁邊。縣官和巡警進場。）

縣長：我本來就曉得這縣裏得民風不好，但是我倒沒有想到剛來得第一天裏頭就出喇這種謀殺得血案。

巡警：這當然是想不到得。

縣長：我在東邊聽到幾句，在西邊又聽到幾句，引起我得疑心。

巡警：是啫，他們都這樣說哪。

縣長：你問他們，他們個個得話都一樣麼？

巡警：一樣一樣。

縣長：哈，那個傢伙是幹什麼得？他一個人坐在那裏，還有一把馬草叉。他有犯罪得神氣。這個謀殺案用得凶器正是馬草叉。

巡警：（低聲說，）正是那個人，他們說得那個凶手，正是張老大。

縣長：他一定知道逃走不容易——所以假裝沒有事兒似得想瞞過人。我

在河南作縣長時候兒那裏得一個犯人，也曾試過這個把戲，但是他如何能逃出我得法眼。你站在旁邊——不要走遠嘍——繩子預備好吧。（他走到張老大跟前，交叉兩臂，擱在胸前。）喂，朋友，你知道關於李黑牛兒得什麼消息麼？

張老大：李黑牛兒是誰呀？

巡警：老爺，是王黑牛兒，不是李黑牛兒。

縣長：（上前一步，拍拍張老大的肩。）王黑牛兒那裏去啦？

張老大：（深深嘆口氣，慢慢搖了搖頭。）對啦，他那裏去啦？

縣長：你有什麼話要說？

張老大：今天早上他在這裏，站在這塊，唱戲，點火吸煙。

縣長：我問你，他在那裏？

張老大：那個我也不願說，因為那是一件很神秘得事情。

縣長：你把曉得得都告訴我。

張老大：籠總我曉得得——哦，有三處：東不老崗，西妞妞房，還

有……

縣長：不要說這些不吃勁兒得話。

張老大：「我有一首詩，天下人不知。有人來問我，我去問老師。」（突起。）我敢說，十分鐘以前，我彷彿看見王黑牛兒在鐵匠鋪得轉角，後來又不見啦——你以為我見得不是他得鬼？

縣長：（對巡警說，）神經錯亂！

張老大：他得鬼顯形給我看！光景他是爲嘞這把叉來得。這把叉被我拿走啦，他沒有傢伙兒自衛啦。

縣長：（對巡警）賊人心虛。

張老大：如果我起初就跑快些，那末我也許不會受現在這種麻煩。

縣長：以後怎末樣啵？

張老大：他得鬼立刻在我面前顯形——嗣後他要常常在白天跟著我，在

夜裏他要扯我的衣服——那是一定得，因爲我是走壞運得人！

縣長：（嚴厲的神色）老實對我說。這件謀殺得動機是什麼？

張老大：動機呀，是麼？

縣長：不錯、這個動機，這個原故。

張老大：那個我不願說。

縣長：你還是對我說得好。是不是爲錢？

張老大：簡直不是爲錢！他是一個窮鬼。

縣長：那末是關於種地得事情吧？

張老大：（忿然）不是。他從來不是好佔便宜得人，隨便是那個人得便宜他都不佔。

縣長：要是你能一五一十得告訴我，你總有點好處。

張老大：無論有什麼大好處，我都不願意說出來。

縣長：隱藏沒有用得。結果總要被人發見得。

張老大：我也以爲隱藏是沒有用得。我看差不多個個人都已曉得啦。這件事都是爲嘞王黑牛兒得老婆得緣故。

縣長：（對巡警）掏出繩子吧，我們可以省去許多麻煩。我會叫他自己

招認。(巡警掏出繩子綁住張老大。)

張老大：綁上嘞嗎？好好！往常我常常說，要是有什麼倒霉得事情發生，總是落在我得頭上。

(張大嫂進場，餘人跟著。她回顧對他們說。)

張大嫂：滿街上得人都在那兒造謠，造謠陷害我們當家得，說他謀害王黑牛兒得性命！這全縣得人沒有再比他更好更和氣！他從來沒有得罪過人。(轉臉看見張老大。)啊，這是怎末一回事，被巡警綁住啦。什麼事！

張老大：瞎，當家得，大禍到我頭上啦。我時常說，要是有什麼倒霉得事——

張大嫂：到底犯嘞什麼罪，還是我被鬼迷啦眼嘞？

縣長：他犯路殺人罪，所以逮住嘞他。

張大嫂：是誰得原告嘞？老爺您不要相信街上人們得隨嘴亂說，他們只

會胡造謠言。

縣長：他謀殺王黑牛兒，他自己也招認啦。

張大嫂：我不信。他爲什麼要謀殺王黑牛兒唻？

縣長：這怕只有你一個人不曉得。他下這種毒手是因爲他跟王黑牛兒得

老婆有嘞關係。

張大嫂：跟王黑牛兒得老婆！哦！這真是下流，不要臉。

衆人：不要臉！真得！不要臉！

丁友兒：他要帶那個女人到上海去唻，張大嫂。

張老大：太太，我對你說——

張大嫂：你還有什麼可說？我不要聽，隨便你怎末說！沒良心！

張老大：聽我說！聽我說完話，你再生氣呀。

張大嫂：我以爲你是一個老老實實得人，從不疑心你。那知你心裏竟沒

有良心到這步田地！

張老大：敢是你也發昏嘞麼？

張大嫂：你辦出這樣不名譽得事，還有臉對着大家辯駁。

張老大：你停一停嘴，聽我說明白，好不好！

張大嫂：要是爲咯一個好看得女人，倒也罷了。却不道爲嘞那樣一個妖怪女人。

（忽聽見王黑牛兒的唱聲。）

張老大：這是王黑牛兒得聲音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鬼會唱戲。他是來找我，跟這把叉！你們隨便那個快把這把叉還給他，我從此和他清楚，永久清清楚楚。

丁友兒：王黑牛兒，死得就是這個人！

（王黑牛兒進場。）

李亮：你莫非是從棺材裏回來麼？

丁友兒：你是活得瞭，還是死得？

李亮：你莫非是來報告我們你已經死咯麼？

張大嫂：死也罷，活也罷，你快來擋住你得老婆，別讓她跟我得男人逃

往上海去。

王黑牛兒：我想，你們這些人全都發昏嘍吧。爲什麼我得老婆要跟張老

大逃到上海去？

張大嫂：你得女人討厭你，她愛上我得男人啦。他們倆商量好啦，要逃到上海去唻。

王黑牛兒：（想掙扎脫身）讓我來揍他！他這個混賬東西倒能拐帶女人！那怕他倆跑到了上海，我也能追他們回來。（又欲衝上去。）引誘別人得老婆，奸騙當作自己得。

縣長：（指王黑牛兒，）巡警，把這個人也綁上。現在我統通明白啦。這是張老大買通他，叫他冒名頂替，好叫我相信王黑牛兒沒有死。但是怎麼會瞞得住我。我們一定要把真王黑牛兒得屍身找着和他們對證。

王黑牛兒：不論那個要尋出我屍身得人，我打破他得頭！

張老大：我現在想，要是今天晚上我跟王黑牛兒同押在一間監房裏，那時一定要弄出殺人得案子來！

縣長：走罷！（他們向右轉。）

（幕閉）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初版

市虎(一册) 定價大洋二分五厘

實驗用本 翻印必究

編著者

愛爾蘭葛瑞古夫人原著
沈雁冰繙譯陳治策改編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藝學部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

時
擷華印書局

發行者

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及定縣城內考棚

